

思想杂谈

世风别裁

凌河

●著



凌河著

思想杂谈

世风别裁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黄胜铭
封面装帧 王建纲

世 风 别 裁

——思想杂谈

凌 河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江苏如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7.75 插页 2 字数 175,000

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7-208-00662-8/D·95

定价 4.05 元

先说几句

有这样一种舆论，说是咱们中国人，只会取名字，不会生孩子。对于这类的批评，我也附和过的，无非是反省我们的过于重名而过于轻实吧。

但到了这本小集子勉强“凑合”的时候，我才知道，这“取名”一事，实非雕虫小技，并不是每个中国人都那么“会”的。这不，到了这个“孩子”梳妆打扮要送出门去了，才发现他不但未“名”，而且如何的绞脑汁，也难以将“名”正起来。

我是花了不少工夫，想过四、五个“名字”的，战战兢兢跑到我的责任编辑那里，抖抖索索地请他“定夺”。编辑听罢不语，只是微微一笑，我便知大事不好，属于“就地正法”的判决了。

独思之苦，终于不敢再尝了，于是跑到我们报纸的《朝花》副刊去，请那里的风流才子，骚人墨客们“雅赐”。谁料头一下午，开水倒是喝干了两瓶，“名字”却没取成一个，留下了一地的纸片——每一行都写着五花八门的“名字”，用《朝花》的头儿陈鹏举先生的话说，叫做“尸横遍地”。

于是“大家回去想”。四月十三日的下午，当我重新走进《朝花》的斗室时，大家手心都写着半个“名字”，摊开一看，竟然“愚见全同”，一概写着“世风”二字。什么原因呢？据说其一，党风、政风、社会之风；乃是世人最关心的问题，而我这几年拉拉扯扯粗制滥造的那些“杂谈”，居然绝大多数是涉及这个“热点”的；又据说其二，我们吃新闻饭、尤其是吃评论饭的，并无什么钩沉索

隐的深邃，不过是天天看报、时时关心一点风云变幻而已，于是随感而发，倚马而就，也算是对当世之风的一点记录吧！所以“世风”二字，是“一致通过”了的。

至于“世风”后边的东西呢？倒是没有那样“痛苦”了。也不知是谁的高见，呼出“别裁”二字，一言定了乾坤。什么意思呢？有谓“各有取舍”的，说是当此变革之世，风之王庶雌雄兼容，实在是恢宏混沌得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谁也难求“全面”，你的那些小文章，不也只是临窗看风，不过看出了区区一片么？有谓“另有褒贬”的，说是时值转轨之际，一件小事，便有是非之辩，而世风何如，更是众说不同。都说美仑美奂的，不一定是鲜花，公认丑陋无比的，未必就是痼疽，你的那些小文章，不就颇有一些怪论非议么……不管是什么意思，“别裁”才有“出笼”的意义，人云亦云，何必要花这珍贵的纸张、印工呢？当然还有不问意思的，只觉得这名字儿“飘逸”，怎么也不让再议。持这类意见的代表人物，是当时在座的张鸿西先生，他是那首人人会唱的“鞋儿破、帽子破”的作者，我们的一位诗人朋友。这当然是一种艺术家的“飘逸”了。

这个名字——《世风别裁》，最后命运如何，当然还要经过上海人民出版社诸公的“别裁”，所以未知下场。而这本收进了我从一九八五年到一九八九年三月写的百余篇杂文、漫笔的小集子，最后命运如何，更是要经过我们的读者的“别裁”，才能决定生死存亡的了。关于这一点，我始终惶惶然。

作者

1989.4.14

目 录

“下”之不“能”.....	1
确须察破的“隐情”.....	3
从“哈纳斯怪兽”说起.....	5
“靠站吃站”与“靠权吃权”.....	7
藤泽削发.....	9
“社会效果”议.....	11
细穿凿,“文明”小事切莫等闲看.....	14
“炉火纯青”.....	16
小议“李白打杜甫”.....	18
常识与观念.....	20
天堂“义痰”.....	22
闲话“保护”.....	24
从保姆问题说起.....	26
百感交集读新闻.....	28
我们的“穷了”感.....	30
天下事,莫不如此.....	32
“民主”之奇释.....	34
“强项令”、“糟糠”与刘秀.....	37
“感情”漫议.....	39
空屋的随想.....	41
“不了解、不干预”的神通.....	43

做改革的宣传家·····	15
啊,时间!·····	48
为失败者说几句话·····	50
“万元户”骂娘·····	52
老生常谈话“拿来”·····	54
仅仅是骑马钉的误会?·····	57
另一番“公民意识”·····	58
亦论“针砭时弊”·····	61
 国旗问题·····	 63
想起了公孙龙·····	65
奇怪的“不安”·····	67
少年维特之饥荒·····	69
也议“法律顾问”·····	71
“争名于朝”与“争利于市”·····	73
刘仁轨的“官声”·····	75
一只怎样的大灰狼·····	77
“火”的随想·····	79
倘若谭嗣同出走·····	81
殊途同“归”·····	83
原来是这样一把火·····	85
阿兰·德隆也不行·····	87
“眼熟”什么·····	89
“三顾”佳话一点疑·····	91
“悄悄然”的喜与悲·····	93
“吃请”二事·····	95
谁之罪·····	97

“对话”的反思·····	99
流产后的痛思·····	101
合同与调令·····	103
“灾因”一议·····	105
为“私了”说几句话·····	106
没有监督 何成规矩·····	108
也说“出丑”·····	109
从天上回到地下·····	111
关于“国民性”的国民性·····	113
“球将不球”的断想·····	115
想起南郭、冯雅一类·····	117
行将扑灭的“至理”·····	119
我做了八年“上海人”·····	121
世风问题·····	125
法兰西面包和大别山借条·····	128
鞭炮灾难·····	130
渡过这个“不稳态”·····	132
为之一“哭”·····	135
把过程还给公众·····	136
反过来的官司·····	139
说“套”·····	140
值得深思的“无知”·····	142
说话问题·····	144
有感于绅士学礼·····	146
谁让你不肯“翻脸”？·····	148
网·····	150

提倡“依法道歉”	152
只有天知道	153
从“延魏征”说到《武威报》案	155
也说“敢为天下先”	158
奇事的断想(四则)	160
问心无愧	165
让他们有“肩”可“换”	166
让他说好了	168
惊詫于“官府卖户口”	170
杂感于一起“名人官司”	172
“家”的合格	175
王淑琴之死的反思	176
哈特：隐私权风波	178
“为……讳”	180
纠错接力赛	182
“发聩振聋”	184
惊异于“陈伯达发表论文”	185
一点“异化”	186
玩具的随感(二题)	188
也是一场战争	191
争一下又何妨	193
“输得起”一疑	194
“呕”得好	197
一点杞忧	199
另一种“对号入座”	200
“请去”干什么？	202
科学的变味(二则)	204

公堂上的“胳膊惯例”.....	206
罚得他喝西北风.....	208
“穷县现象”的背后.....	209
关于蛇年之沉寂.....	210
论咱们的“国吃”.....	212
值得想一想的“自白”.....	215
请读另一份“答客问”.....	218
从駙马爷的“而斩”想到孟夫子的危言及其他.....	220
性命与钞票.....	223
看客小记(二则).....	224
闲话“皇帝”.....	226
中国人的会看戏.....	229
怎么看?.....	231
真是一个好“算法”.....	232
少来一点“修脚新闻”.....	234
感于“一词之悔”.....	235
共产党员的价值观.....	236

“下”之不“能”

干部“能上能下”的问题，都说“能上”的事好解决。似乎“上”之所以无不“能”，是因为既然“上”了，便无非坐小车，座首席，祝酒剪彩之类。至于堆积如山的“待批”，四面八方的告急，苦口婆心的规劝，艰难持久的谈判，彻夜不眠的筹划，日理万机的劳顿，以至三更半夜十万火急的电话等等，却是很少有人想到的。所以说“上”无不“能”，只是一种偏见。

然而“下”的难度，毕竟是更大一点。我原先以为，那全是“上”者们六根未净、贪恋其位，以至权欲熏心的缘故，最近偶听一位初“下”者一吐“苦水”，才知亦是一种偏见。那是一位老友，做了几年工程师，因为功果赫赫，便“上”去做了千人工厂的副厂长。为政三年，废寝忘食，戎马倥偬，才知并非将帅之才，如若继续在火上烤，便不免要唱“失、空、斩”。于是诚心诚意辞了权位，仍然去做工程师。不料一“下”并未了之，亲朋劝解，络绎不绝，人人神色黯然，留言“要想开点”；老友关心，披肝沥胆，个个仗义执言，鼓动“向上申诉”；告之自愿辞职，决非他人所逼，竟无人信真，都说“不过给他留个面子”。进出厂门，招来猜测纷纷；打饭进餐，引来私语窃窃。弄到原本知道底细的糟糠妻，也疑起“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要重新“弄个明白”。“本人原即一介工程师，现今只是返朴归真，为何激起如此波澜？”问及知心，答曰拔脱毛的凤凰不如鸡……如此境遇，真是令人哭笑不得。可见这一“下”，似有万劫之难。早知今日，不如继续放在火上烤，也难怪不少人

“不能下”了。

所以这“下”之不“能”，恐怕不只是人人都想占着茅坑所致，其中实在还有一点环境氛围的原因。中国历经封建，读书便要做官，除了批驳圈决、坐堂发签等等，别无本事，若是中途“致仕”，恐怕便要吃西北风，所以做官便要终身，凡不能“从一而终”的，无非是革职遣返、监禁查办以至黄表赐死、满门抄斩这几项，如果没有“问题”，不到“阶下囚”的地步，便一定还坐在大堂上。久而久之，人们便以此反观，“沉淀”出“下”者必有“问题”的结论，弄得即使不想继续为“官”的，自知不宜做“官”的，也不敢“下”来，非要“终身”烤在炉子上面不可，以免人言相胁，落得个“不如鸡”的下场。

可见民主两字，除了制度而外，还有个社会文化、心理、观念的问题。但归根结底，是存在决定意识，行之方能知之，民主的事做得多了，才能蔚成风气，改变不民主的心态、习惯、风俗。从这个角度说，一部分不称职的干部，胸怀坦荡，心情舒畅地“下”，走“上”更适当的位置，其意义远远超过了本人、本单位的得益。因为他们做的是一种“移风易俗”的事，其意义在于“改造世界”。

(1985.6)

确须察破的“隐情”

据《新民晚报》载：尚文路三位邻居兼同学的女孩子，两个十一岁，一个九岁，因为住房拆迁，不禁萌发惜别之情，于是策划办个“惜别联欢会”，由其中一位偷偷拿出家中二十元钱，购买唇膏、木梳三套，还置办了奶油蛋糕、杏话梅等，终被营业员“拿获”。于是，家长感激营业员细心察破“隐情”，因此送来感谢信。

“少年学子，何来此等排场！”此事初读令人惊讶。细一想，却也懂了。这三位小学生的“观念”，倒是算得上“流行型”的，很赶得上“时代节奏”。其实当今“市面”上，公司开张、社团周年、报刊过节，信息交流、合同签字、产品鉴定，乃至单位易址、同事调迁、新官上任等等，等等，哪一项少得了个“茶话会”、“联欢会”、“座谈会”，四面八方，熟朋生友，济济一堂？偶尔有人想省点事，免了一回，难保不被讥为“不领市面”。而这些个“会”桌之上，又哪里能少了称之为“茶”的那些奶油蛋糕、杏话梅之类？难得有人照着辞典上对“茶”的注释，以为果真只要放上几个瓷杯，那还不被说成“洋盘”？所以，三位小朋友的“惜别联欢会”，以及她们的奶油蛋糕、杏话梅，乃至唇膏、木梳，倒不如说只是“随大流”而已。我不知道她们的父母有没有去出席过那些各种名目的“会”，有没有用塑料袋带回过奶油蛋糕和杏话梅，以至他们女儿“领了市面”。也许没有。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们儿时那种“小朋友”初识，送套书签，以示互勉；“老交”分手，赠本笔记本，写上句话，以明其志的“穷酸”做法，似乎已属“封闭型”之流，这三位小女孩

是不接受了，如同在当今大人们的公共交往中，“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千古清风已经不那末行时一样。我于是想起了一个已经为历史所证实的道理：要保持一种清醒、健康、富于创造力的民族传统决非易事，而要形成一种铺张、挥霍、虚荣和崇尚繁文缛节的风气并且流传下去，却远没有前者那么难。从三位小女孩纯真的目光和她们“独立”的决定中，我们的“大人”们，其实并不难“察破隐情”，引以为咎。

此外，三位小女孩为了开“联欢会”，“偷”了家长二十元钱，固然应当教育。然而，一些大人，为了使人脸红的理由，开着各种各样“意在沛公”的“联欢会”，名茶珍肴，杯盏相交，完了还常常要带一袋“小意思”走，连钱从哪里出，账以何法报都不用问，居然也未有“营业员”来“拿获”。因为那是公开的秘密，无“隐情”须“察”。你说怪也不怪！说实在的，如果真有那碍事的“营业员”来“拿获”，这做“家长”的非但不会“写感谢信”，不骂你“不领市面”才怪哩！

所以我说，《新民晚报》的标题总是做得那么好，叫做《九岁女孩买唇膏的隐情》，算是给人们出了个大题目！

(1985.7)

从“哈纳斯怪兽”说起

前些时，据说新疆哈纳斯湖面上，发现“样子象红色小船的怪物”，奇如尼斯怪兽。这则原先登在报屁股上的短讯，竟被移上不少报纸头版，而且标题愈做愈玄。到了今年七月，一位生物学家老老实地一查，竟轻易看出“原是体重约一吨、头宽三英尺的一条大马哈鱼”。于是，科学战胜愚昧，事实澄清谬传。英文《中国日报》不假思索，兴高采烈地宣布：“湖怪之谜已揭开！”不料却引起“友邦惊诧”。八月二十一日，美国《商业日报》专评道：“这给中国出现西方企业家精神的期望泼了冷水。”“如果生物学家多长个心眼隐瞒此事，哈纳斯湖将对希望一睹无法解释的中国怪物的一批批游客保持魔力”。因此，“这决非搞经济的办法”。读来不免令人惊诧。

令人惊诧之事竟不仅出在《商业日报》上。某教育家将半生心得写就一部专著，送至出版社，竟被“直言谢绝”，原因是：“一版三、五万，经济效益不行”。“不是贵社所约吗？”“是的，现在行情变了。”于是乎，那些新武侠小说因一本“万利”而“据说印了上亿册”，诸多虽很“有用”却欠“畅销”的却一一“关停并转”。难怪一位人大代表听后，“惊诧”地疾书一问：“经济杠杆”如此调节意识形态工作，行吗？

我不知将此二事放在一起，算不算牵强附会。然而《商业日报》那种“西方企业家精神”，侵蚀到我们的新闻、出版、文教队伍中的事实，却已为人们所“惊诧”。

精神产品的价值标准，据说可全凭“经济杠杆”调节。有人去拜访某“畅销”录音带的编辑，亲眼见其屡屡摇头：“这东西有何艺术价值，只是可卖得大价钱。”看来他并非无艺术眼光，只是要服从“企业家精神”罢了。最近读报获悉，连进行法制宣传的法庭旁听证，在某地也成了“有价证卷”，人们便不无道理地推测，为了“场场爆满”，是否要拿阴私案件来公演？

艺术创作研究的方向选择，向称神圣，总不能也如此调节！然而，竟连颇具才华的文学创作人员，也不再用心深入生活，探索艺术，而夜以继日闭门生产“产量高，批量大”的“案件文学”这样的短线产品来，而且不少是连载。他们对于发表自己大作的报刊，却从不许拿进家门“脍炙”儿子的。这也不怪，当人们将形象思维也视为一门“手艺”之时，其作品当然只是“完全为了交换才生产”的商品，而艺术家也便成了“商品生产者”。

话又说回来，当我们读到《商业日报》之“惊诧”时，其实并不太惊诧，因在彼邦，此属当然。而如果这“一切”在我们生活里也“此属当然”，那就令人不仅是惊诧了。不过我相信不会，不是还有那位“少心眼”的生物学家，和“不假思索”的《中国日报》编辑么？

(1985.12)

“靠站吃站”与“靠权吃权”

本人曾到某地出差，欲登火车回省城。进入候车室，竟见仅有一半“敞开”，其间“万头攒动，摩肩接踵”。扶老携幼者、军人、孕妇，一律挤在人堆中。举目细顾，却见室内一壁之后，其实另有天地，并且人烟比较稀少。疑虑之间，贸然进入，也无人阻拦。坐得下来，方知此乃新辟“车站茶室”，付了三角五分后，便有一杯白开水及南瓜子数十枚享用，否则不允许逗留。环顾四座，发现“茶客”们并无一人端杯，全是紧张地守在行李边上。既然如此，何必白掷三角五分？一问才知，“茶室”之内端，是本站检票口。火车一来，先放室中“茶客”，再放室外群众。原来三角五分并非用来买茶，而是以此购“先”，省了负重奔跑拥挤于人前伍后之累，可以优先进站。有此“优惠”，方有人掏钱买“茶”，真乃“茶翁之意不在茶”！再问一服务员，答曰：车站清水衙门，无甚可开发，唯有这点小权，以此谋些福利，也无“大发”可言。于是将国家盖的候车厅一隔为二，欲得先者，便请喝茶，至于“母子”、“孕妇”、“军人”们，只好抱歉了！

此虽似“以站谋私”，但究属何种性质，想了很久，仍未十分明白。只觉得犹如“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一样，这叫“靠站吃站”，似乎不大公道。请教再三，众说不一，且也有“开发第三产业，当然要发挥自身优势”之说，令我更为迷惘。

最近看到杜国楦行骗的消息，才知还有“靠权吃权”的。杜对福州市郊区政府负责人说，愿投资美金百万与之合办公司，区